

第六回 皮阿舅瞎算計當場作惡

詞云：

冤如潮，恨如濤，不作風波怎得消？柴瓊瑤，米脂膏，焉肯違心將來作木桃。

暗謀既已明明效，如何又作虛圈套。自放刀，自供招，天理昭彰方知不可逃。

——《梅花引》

話說皮氏見兒子朱彩愁沒米送飯，因歎一口氣說道：「我兒，你做娘的平昔最是硬氣，今到此田地，這口氣多分硬不來了。」

宋彩忙問道：「母親，這是怎說？」

皮氏道：「我與你娘舅，是同父同母的嫡親姐弟。只因他富我家貧，往來的甚是稀疏。閒時不來往，倒也罷了，目今你爹爹遭了這樣禍事，他連腳影兒也不走來問聲，無情無義，已自顯然。再去問他借貸，已是不智。但此時此際，借貸已遍，惟此一脈，尚屬至戚，又從未開口。我兒，你一個做外甥的，走去求他，他縱捨不得大費，或者有些微之間，撇不過情面，資助些也不可。此時若得一分，便可當做一兩。我兒，你說不得苦惱，須急急去走一遭。」

宋彩見娘吩咐，不得不依，就要出門。皮氏又吩咐道：「你娘舅是個財上緊的，不達道理之人，說話須要軟款，看看風色。」

宋彩道：「孩兒知道。」遂出門，一徑走至皮家來。

不期皮象正有個人送還他三兩欠帳銀子。他接了銀子在手，送那人出門。那人去了，才得轉身進去，忽見宋彩遠遠走來，知是要來借貸，就要躲將進去。忽又想到：「這孩子比不得外人。我若躲開，他竟入內，尋見舅母，說窮說苦，舅母婦道家心腸軟，定要被他纏了些去。莫若還是我自家，硬硬的回他個斷根絕命。」算計定了，遂將銀子籠入袖中，轉立出門外來。

宋來走到，見娘舅正立在門外，以為湊巧，忙忙的作了一個揖，叫聲「舅舅」。皮象半答不答的問道：「你一向不來，今忽到此，有何事幹？」

宋彩道：「母親多多拜上舅舅與舅母，說家父不幸，遭了這場屈官司，坐在監中許久，家中所有，俱典賣盤纏盡了。幾個同社好朋友，又皆接濟過多次，不好再去借貸。此外若另有可挪移，也不敢驚動舅舅，只因萬無設處之處，故不得已，來求娘舅。父親醉後，或有言語得罪，娘舅可念母親同胞之情，多寡周濟一二，容父親出監時請罪罷。」

皮象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們原來也曉得你家父親得罪於我嗎？他倚著他是個秀才，吃醉了，就要胡言亂語。如今他的秀才到哪裡去了？這些事，我的肚量大，也不計較他。若要去周濟他。這也難說。若說起你母親來，她雖是我的姐姐，然我老爹在日，陪嫁她的銀錢也不少了，將我家一個家私，去了大半，將我都弄窮了。我每每想起來恨不過，怎你母親不知足，還要來想我的？若你父親還在學中做秀才，有些體面，勉強求我些恩惠或者猶可。如今他已親在太爺公堂上，招成是強盜的窩家了，今監在牢裡，也是該死的囚犯了，怎教我一個太學相公，還去拿銀錢周濟他，認他做姐夫？況且你家既做了強盜的窩家，賊賊無數，受用不了，怎還要我的，你母子真一些世事也不知道。」

宋彩見皮象數說母親，全無姐弟之情中已是氣忿忿接納不定，只因母親再三吩咐，叫他軟款些，故不敢做聲。及聽到說他父親是強盜，是死囚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「娘舅，虧你空長了一把年紀。雖是個銀錢買的民監，卻頭上也戴一頂巾，怎眼內不生瞳子，心都被茅塞盡了。說出來的話，比放屁還不如。我父親學貫天人，文高星斗，准不欽其為科甲！今不幸為盜賊扳害，雖在縲紲，實非其罪。稍有一面者，皆為稱冤道屈，怎麼娘舅一個至親，竟一口指實他是強盜，是窩家，是死囚。若說我父親果是強盜，你就是強盜的舅子了。你若說我父親是窩家，我家淺房窄屋，賊賊藏在哪裡？都藏在舅舅家裡，連舅舅也是窩家了。若說我父親是死囚，不怕舅舅也不是死囚。」

皮象聽他說話惡毒，氣得眼睛裡火都爆出，因趕上前一把揪住，大罵道：「賊雜種，頭上的絨毛還不曾乾，倒敢惡言惡語，挺撞娘舅。難道娘舅打你不得嗎？我且打你這賊雜種，料你那個死囚老子，也不敢來問我討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隨手就是一個栗暴，又是兩個耳瓜子，打得宋彩號啕痛哭，滾倒在地。皮象還要扯起來打，左近有兩個鄰人，看不過意，忙趕上前攔開皮象道：「自家外甥，怎麼這樣狠打。」

皮象見有人攔開，只急得暴跳，因甩著手罵道：「你這賊雜種，倒罵得娘舅，難道娘舅倒打不得你這賊雜種嗎！」不期皮象一時著了急，忘了情，在這裡一甩，竟將袖中人還他的三兩銀子，直攢到宋彩軟腰上，打了一下。

宋彩只認做娘舅攢磚頭來打他。口裡叫一聲「哎呀」，忙伸手去一摸。摸著了，卻不是磚頭，倒象是一個紙包兒。內中硬硬的，倒象是銀子。便推著哭，轉將紙包兒塞在腰裡。因爬了起來，指著皮象道：「你既不認外甥，外甥便也不認得娘舅。我看這沒天理沒人倫沒良心的惡財主，做到幾時。只怕惡貫滿盈，也要報應！」

皮象聽了，急得只是亂跳，忙分開眾人，又趕來打他。宋彩見不是勢頭，又不知拾的紙包是什東西，又恐怕再打失去，遂口中罵著，竟哭哭啼啼，披頭散髮的奔走。奔走遠了，見不趕來，便走入僻巷中，將腰間紙包取出。打開一看，見果是一錠銀，又六七塊碎的，暗暗歡喜，便不哭了，忙奔到家。

皮氏正同著宋蘿倚門盼望，忽見兒子頭髮都散了，披著奔走回來，早已知是被娘舅打了。見他進門，忙將他摟在杯中，替他挽發道：「娘舅還是罵你，還是打你？」

朱彩吃了苦，先哽哽咽咽，哭個盡情，然後說道：「孩兒去時，他正立在門前，我就作了揖，將母親的言語，細細對他談了。他竟不回有無，但說母親得的陪嫁多了，正恨母親，為何還想他的。又罵父親是強盜，是死囚。又說窩頓的賊賊，儘夠受用。孩兒聽了氣不過，只得也回了他幾句，他就趕來，揪住孩兒，一頓栗暴，一頓耳光，打得孩兒痛倒在地。他還說：『便打死你，料你那死囚老子，也不敢來問我要人。』虧得旁邊看的人，將他攔開，孩兒方得了命，跑回來見母親。妳道娘舅好狠心！」

皮氏聽罷，放聲大哭，大罵道：「天殺的禽獸，怎這樣無情無義！就不借東西也罷，為何打我孩兒。這祥慘毒惡人，我雖奈何不得你，難道天也怕你，就沒個報應。」哭了又罵，罵了又哭。

宋籬勸道：「此時罵他，有何益處！既借不得錢米來，爹爹監中的飯，卻將甚麼送去？」

皮氏聽說到送飯，便哭也不哭，罵也不罵，竟又呆了。宋彩忙說道：「母親妹妹不必焦，我自有的。」外邊不便說話，遂同到房中，將腰間紙包的銀子，遞與母親道：「這銀子雖來歷不明，然在此時此際，且權用用著，待後察明，再還他也不遲。」皮氏打開紙包，見是銀子，又驚又喜，因問道：「這是哪裡來的？」宋彩道：「連孩兒也不知，孩兒被打跌倒在地，娘舅被眾人攔開，打不著孩兒，只急得他指手抬腳的亂跳。孩兒正倒在地上號哭，忽一件東西，打在孩兒軟肋之上，甚是疼痛。還只認是娘舅，拾磚頭打我，忙伸手去摸，卻就是這個紙包兒。捏捏有些詫異，像是銀子。孩兒遂塞在腰間，扒起來，跑遠了開看，方知是銀子。實不知這銀子，是哪裡來的。」皮氏道：「這個如何想得出？」宋籬道：「據我想來，這銀子多分還是娘舅的。」皮氏道：「你怎麼得知？」宋籬道：「哥哥去時，他已站在門前，或者他袖著此銀，要做別事，撞見哥哥去觸了他的怒，他在怒頭上趕打哥哥，一時忘了情，故用脫在哥哥身上。此乃明做惡，暗送人，天理之妙。若不是他的，有哪個肯帶著銀子來勸鬧？就是帶著失脫了，也只在腳下，與娘舅身邊，怎能夠攢到哥哥身上。」

皮氏與宋彩聽了，俱大喜道：「妳詳解的甚是有理。若果是他的，我們有分，落得用了。」宋彩遂取了一塊，去買米做飯，送到監裡，且按下不題。正是：

為惡不為善，吃暗不吃明。

早知同一送，何不做人情。

卻說皮象被外甥挺撞了一番，急得三屍神都亂跳。雖揪住了打了幾下，氣尚未消，還要趕打。後見他走了，又被鄰人苦勸，方才走了回來，對妻子說道：「方才宋家外甥那小雜種走來，要借貸。我恐怕他走進來纏妳，妳面軟，回不出，我故意立在門外，就硬硬的回了他。誰知那小雜種不知高低，竟挺撞起我來，被我揪住，打了一頓。打得他披頭散髮，痛哭著回去了。他見我如此下毒手打他，下次斷不敢又來了。」

妻子說道：「你送出去時，我只聽見是那個還你銀子，誰知轉是外甥來找你借銀子。」

皮象被妻子一提，方才想起還的銀子，忙往袖中一摸，哪裡還有個影響。復起身走到門前，叫家人各處細尋。街上走的人，來來往往，又不斷頭，莫說一包，再有兒包，也沒處尋了。皮象只急得跌腳道：「都只為一時氣起，趕打這小雜種，忘了情，將袖子中人還我的三兩銀子，不知攢到哪裡去了。」遂走進走出，甚是懊悔。

妻子再三勸道：「既已失去，急也無用，只當那個人不曾還罷。」

皮象哪裡肯聽，在家裡坐著越想越惱，遂獨自個走上街來散悶。將走到府前，忽背後屠才叫他道：「皮大爺，你獨自一個，有什麼事，要到哪裡去？」

皮象回頭，看見是屠才，因說道：「也無什麼事，也不到哪裡去。因肚裡氣悶，在此閒走。」

屠才道：「你是個快活人，怎說氣悶？既是氣悶，又無事，到哪裡去？何不不同到前面一個小酒館裡去吃三杯，解解悶？」

皮象道：「我偶爾走來，不曾攜得杖頭。」

屠才道：「皮大爺怎說此話。這府前是我的熟路，就像我家裡一般，難道就做不起一個主人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就邀了皮象，到一個酒館中坐下，叫酒來飲，飲了數杯。

屠才因問道：「大爺，你今日受了哪個的氣，這等不快活？」

皮象道：「不瞞屠兄說，我皮象不癡，在這武城縣裡，也要算做個人物，有誰敢來欺我。只恨先父做差了事，將姐姐嫁與宋家這個強盜，故氣直到如今不了。」

屠才道：「這就說差了。他一個拿龍捉虎的好秀才，被你算計的已坐在牢裡，做了囚犯。眾秀才幾番替他辯冤，卻被眾強盜咬緊，辯不出。這死罪已是穩的了，有什麼不足處，還說受他之氣？」

皮象道：「這些事，多虧屠兄之力。將他揪倒，固然好了。但他家遺下的這個孽種，更十分可惡，竟不知我惱他恨他，倚著是親，還要來問我借柴、借米、借銀子。你想這個端可是開得的。被我前前後後，數說了他一個盡情，竟斬釘截鐵的回絕了他。他見我一毛不拔，竟胡言亂語，說了許多閒話。我一時氣起，將他拖住打了一頓，他方才逃走去了。打他沒要緊，反將我袖中的三兩銀子，因打他失脫了，你道氣鬧不氣悶？」

屠才聽了道：「皮大爺，莫怪我說，這是你差了。從來圖大事，不惜小費。他父親既被你下毒手，弄得沾上之肉，他兒子來借柴、借米，就該多寡借些，遮遮親情的面皮。怎麼反去打他，顯得無情無義，動人之疑。」

皮象道：「早是我還不打他。爭奈他人雖小，說的話甚是厲害。若不打他個害怕，他便只管放出屁來。」

屠才道：「他說的是什麼厲害話？」

皮象道：「他因我罵他老子是強盜，是窩家，是死囚，他就回我道：『若說父親是強盜，你就是強盜的舅子了。』這一句言語雖惡，也還當得起。他又說：『我父親是窩家，我家房屋窄狹，贓物藏在哪裡？盡皆寄頓在娘舅家，只怕娘舅也是窩家了。若說父親是死囚，只怕娘舅也要做死囚哩！』你道這些說話厲害不厲害？」

屠才正拿著一杯酒吃，忽聽見這些說話，吃了一驚，驚得手一動，竟將一杯酒都打翻了，淌了一桌，因說道：「皮相公呀，送件事已做得好好的，被你太刻薄了，只怕還要弄破了，竟沾到自家身上來哩。」

皮象忙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屠才道：「你不知，這買盜扳人，原是件犯法之事，必要瞞得神不知，鬼不覺，方為巧妙。宋石這個窩家，難道是他真做的？只因賊頭咬定，受不得刑罰，故招在身上。官府糊塗，或者不知，難道他自家也不知。此時雖恨賊，卻曉得賊與他無仇，定經有仇人買賊扳害，只因察訪不出仇人來，故沒奈何，坐在牢裡受苦。他與你雖然有些口角，還認做至戚，不疑到此。太爺怎反罵他是賊，是窩家，是死囚，一些柴米不借，又毒打他的兒子，豈不自招與他明明有仇了。他兒子走到監中說了，他一個讀書人，耳聰目明，自然要察出情弊來。倘新官到了，再審時口竟一口供出來，這個厲害便當不起。皮大爺，你也是在行之人，為何就不想想。」

皮象聽見屠才說得利害分明，只嚇得上牙與下牙相打轉，埋怨屠才道：「你與我是至交朋友，既曉得有這些利害，何不早對我說一聲，只到今日才講。今日講已遲了。前面的這些惡話，我已盡情說了。他的兒子，我又下毒手打了。柴米銀錢，我又回絕不借了。如今卻怎生挽回得來？」

屠才道：「這一打一罵，底腳已露出八九分，要挽回實實不能，只好看你造化與他的命運罷了。」

皮象道：「若看造化，便有幾分不穩。我如今莫若使人拿些柴米去，與他修好何如？」

屠才道：「惡已獻出，再做好人去遮蓋，一發被人看出破綻來了。」

皮象道：「小弟性既暴戾，心又愚蠢，到此田地，真是計窮力竭。難道屠兄終日在世路衙門中走動，千伶百俐，豈無一條妙計，解小弟之危？」

屠才道：「計雖還有一條妙計，是斷根絕命的妙著，但只是免不得要費一注銀子，恐大爺捨不得，故不敢言耳。」

皮象道：「屠兄說的是什麼話。一個銀錢，乃養命之源，哪個是輕易捨得的。無奈事情做到不尷不尬的時節，便破費些。也說不得了。只要這條計果然斷得根，絕得命方妙。萬望見教。」

屠才道：「既是如此相托，小弟只得要直說了。只因遂一說，有分教：

惡因自覆，災退忽消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